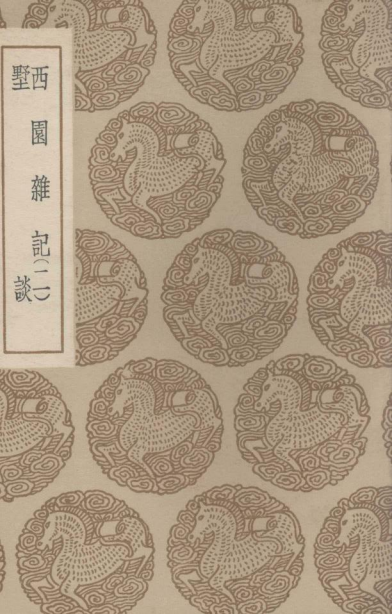


西園雜記(二)
談







西園雜記

(二)

徐咸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雜園西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徐襄陽西園雜記卷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三帙

鄭端胤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玉笥生張憲爲研補歌滄洲生朱弇打研文并釋
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十一年
春三月初吉楊子維楨廉夫在弇類村居試奎章
賜墨謹識張憲歌并序曰玉帶生者端人也事宋
文山丞相爲文墨賓與同館謝先生翱友善宋革
丞相殉國計聞生與翱哭于西臺之顛復憫宋諸

陵暴露私相蓋覆識以冬青木而去後翺道卒生
今歸于會稽抱遺老人與秋聲子輩爲七客初宋
上皇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

宋末梁隆吉聞杜鵑詩云不如歸去錦城宮殿迷
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
去元末燕京聞杜鵑丘文莊公詩云不如歸去中
華不是胡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汝來時
路不如歸去同一詩也梁嘆宋社之已屋丘喜胡
運之告終所感有不同耳

文文山被執而北王炎午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

死累千五百言讀之令人悲憤不已及文山殉義
謝翺臯羽乃哭祭于嚴陵西臺爲歌以招其魂一
愛助于未死之前一哀挽于旣死之後文山事君
之忠取友之正可并見矣

程嬰殺子而存趙孤魯孝義保殺子而存公子稱
同一義也紀信誑楚而解滎陽之圍韓成誑漢而
成鄱陽之捷同一權也謝翺登嚴陵西臺而祭文
文山成器登龍泉山頂而祭劉忠愍同一悲憤也
如此相類事甚多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予過杭之集慶寺 觀宋理宗像因憶宋遺民錄

載元胡僧楊璉嘗發宋諸陵取其金寶截理宗頭
爲飲器後我太祖高皇帝求得之瘞之南京高
座寺山後復命浙江守臣還葬故陵及觀林霽山
夢中詩註又云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霽山
賂漁者覓得函之託言佛經葬于越山豈葬後復
爲胡人所取去故太祖求得之耶其真理宗之
顱骨與否不可知矣感嘆之餘因作一絕云穆陵
天子越山鑛自謂珠襦百世安許大頭顱留不住
空遺餘像與人看

方太常時舉云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夏以爲齊

衰比之親兄弟焉是不知有父也子游曰其大功乎近之矣游氏以爲無服比之途人焉是不知有母也橫渠曰其小功乎得之矣予謂凡爲之服者雖緦麻之輕亦必有所繫屬然後爲服若同母異父之昆弟其母旣與父絕所生子即與途人無異諺所謂有稱呼無服制者何以小功爲哉游氏之說得之矣如其該服先王制禮已有之矣何待後世之議論乎

鎮江府廨舍有蜂一筒逸出失其王羣蜂搶攘終日至夕皆死不下萬餘貳守嚴應階義而埋之號

曰蜂冢士夫多有題詠比之田橫之事予歸自金陵應階爲予言之埤雅曰蜂無王則死觀此益驗應階予同年進士也

國制文職極于六曹父子相繼爲尚書者如盧氏耿清惠公九疇爲刑書子文恪公裕爲吏書南宮白恭敏公圭爲兵書子文裕公鉞爲禮書盱江河公文淵爲吏書子文肅公喬新爲刑書太原周莊懿公瑄爲刑書子文端公經爲戶書金陵倪文僖公謙爲禮書子文毅公岳爲吏書三原王端毅公恕爲吏書子承裕爲戶書閩林文安公瀚爲兵書

子庭榻爲工書餘姚王公華爲吏書子守仁爲兵書吳江吳公洪爲刑書子山亦爲刑書靈寶許襄毅公進爲吏書子誥爲戶書讚爲吏書俱不易得而許氏尤盛至若德興孫公原貞爲兵書而孫清簡公需爲吏書祖孫相繼僅一見也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李公永樂中爲侍讀因三殿災上疏言事忤旨繫獄兩歲不死洪熙初以時政違節抗顏極諫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數十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死改爲御史復因言事下獄受挺

棍又不死正統初爲祭酒不屈忤王振矯詔以百斤枷枷之太學前時年七十四國子生石大用上疏請代得釋致仕去陳公永樂中爲河南叅議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者十年宣德初宥回擢御史出按江西上疏言事 上大怒械至京併籍其家闔門十六口皆錮死獄中 英宗即位知公忠直詔復原官按湖廣條上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械至京以離間論死繫獄後王事覺獲免改南京雲南道又劾法司深刻陞福建僉事致仕亦八十餘矣若二公者愈挫愈勁百折不回不少懲艾豈

非純稟陽剛之氣者乎東坡稱劉元城爲鍊漢二公其無愧焉者彭惠安公錄名臣而遺陳豈亦不知其人乎予故表而出之

楊文貞公歷事五朝在內閣四十餘年佐理之功居多我朝賢相公爲稱首 仁宗嘗以銀圖書賜

文貞諭之曰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國恩如此之厚若可憑藉者後冢子稷居家多不法爲鄉民李某所奏逮至京坐死文貞時年幾八十驚憂成疾

在告 英廟降敕慰諭不少貸公竟以疾不起稷
旋伏法文貞元老爲 列聖眷重乃不能庇其子
當時刑憲甚明故也後世要官子弟肆爲姦惡下
不敢發上不得聞何哉

靖遠伯王驥修治祖墳務爲宏壯壞民間室廬田
地不勝勞擾衆有怨言一夕盡發其祖父骸骨棄
毀之葉文莊公有詩云破却人家作祖墳祖宗遺
殖反成塵足爲侈橫者之戒

陳白沙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爲守餞之金
鰲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橫秋

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
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
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着雞鳴催入紫宸
關白沙聞之憮然予聞之陳以載云云東海詩話
所載尤備

杭王琦正統時山西提學僉事致仕歸不事生產
家極貧隆冬大雪僵臥不起親故餽遺一無受天
順中竟卒于飢寒杭人至今稱餓死王僉事可謂
至廉者矣忠清里坊額列唐褚遂良 皇明郎中
項麒及琦三人杭人云項之人品非二公倫也殆

阿私所好者爲之耳

白巖喬公宇長身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工篆籀善圍棋負一長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屬官有禮馭輿臺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德器深厚寬洪簡重有大臣之度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武廟南征時公爲留都大司馬邊將江彬跋扈下視公卿獨嚴憚于公公亦不動聲色而能潛消其驕悍之氣當時留都非公鎮定事未可知嘉靖初召爲冢宰天下想望風采未幾爲議禮擯斥以死惜夫

南兵侍黃公瓚儀真人貌古陋性狷介寡合薄于
自奉每旦惟啖市餅二枚茶一甌卽入部舊袍敝
履終身雖慶賀令節不易一衣散衙歸閉門靜坐
不輕出訪客客亦罕至其第者不飲酒日用惟豆
腐青菜數日市肉一斤每月武庫吏以俸皂銀送
入收貯一櫝鎖之日袖其鑰夫人繼而少不堪其
窘伺公出啓以它鑰竊其零物仍鎖之他日暇開
櫝稱檢缺其數反罪庫吏償之人傳以爲笑蓋儉
而失之陋者

東湖吳獻臣先生警敏有謀不好華靡正德己卯

以都御史賑恤湖藩巡郡邑幅巾布袍悉屏導從
肩輿獨行行數置杖策徒步遇窮簷蔀屋卽走入
與村夫野姬談穡事及詢守令臧否民情利病乃
復升輿頃復如之人不知其爲達官也旦夕坐堂
上手披心畫見時事可憂執政可議卽草疏論之
無所顧忌對僚屬捫虱自若蓬首垢面人率嗤其
爲迂爲恠然其崇尚理學抱負經濟遇義敢爲不
避艱險歷官所至著名在廷諸老莫之或先亦近
世之名臣也自釋褐以至大拜立朝者僅數日士
論惜之

王忠肅公翺爲冢宰十有三年嚴毅廉公人莫敢犯散部恒止宿朝房非朔望令節謁先祠不歸私第因寡女在室覓一老嫗爲伴者數年監生某因托嫗求得某部司務嫗爲言公第念嫗數年周旋未嘗有所干請輒許之不虞其獲厚賂也某旣得選卽有造飛語帖于公門曰白銀一百兩監生選司務要問過錢人寡婆與寡婦公見之大悔卽乞歸然公之清操朝野共知此亦不足爲公累也予聞之吳南溪方伯云

李西涯先生少時與某同學後某亦鄉舉任邵武

二守居官甚廉銓曹皆知其名弘治中某以缺守
應朝于京事竣以閩葛二端訪西涯西涯知其清
苦却之瀕行西涯以段二疋書一部爲贐某亦辭
段而受其書書約有三十餘本旣行舟中無事啓
封展玩書中夾赤金箔數百葉重若干兩某驚歎
以爲不知何人所餽餽以此者欲西涯之薦拔也
而西涯又不知又以餽諸人斯人之妄投西涯之
濫受皆可笑也仍固緘之寄還西涯且致書責西
涯爲台輔不能謝絕苞苴以表率百僚西涯得書
大慚復書謝之

孫九峯先生交成化未爲南京車駕主事時散部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先生獨退火房默坐觀書至晚方回嘗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妻妾賓客乎王端毅公時爲南司馬甚愛之弘治初端毅公起爲冢宰卽調文選用以自輔後至戶部尚書致仕嘉靖初復起前職欲大用先生固以老請歸予屢接其言論恂恂誠懇無大臣氣象其清慎篤于自修始終一致云

李子陽先生爲南京禮侍時江文瀾先生爲大宗伯一日江公先至部坐後堂候李公至升堂久不

至少間江公降座出迎望空拱揖連應諾諾從吏
不知所爲驚報四司司官趨出江公曰適李先生
來告辭且以老母相托言訖不見可令人覘之卽
令吏往候李公已中風臥床矣吏回報江公卽偕
司屬造問至則氣已絕矣江公大慟爲經紀後事
且慰安太夫人予時在南都備聞之不一月江公
亦下世蓋其見李時神氣已衰故亦不久耳

左都御史王公璟立朝方正熟于典故諸司事有
難處者就質之公必詳檢歷朝事例之相合者
以示無不允當平生恬淡寡欲年餘六十惟結髮

夫人不畜妾媵夫人每勸公納妾不從一日夫人用數十金潛聘一良家子娶至第公朝回夫人迎謂曰今日有喜可賀公詰其故夫人引女子出拜公拂衣起立命舁歸曰更一宿吾行毀矣聘賞亦不取此爲吏侍時事也夫妻白首相敬如賓一時諸老罕及焉予聞之李濟之御史云

楊文懿公守陳發解登進士入翰林爲學士同母弟守阼又以解元及第爲編修從弟守隅守隨文懿子茂元茂仁俱相繼登進士同宦于京好事者作春聯以侈之云半壁宮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

朝回後文懿官至吏侍守陞至吏書守隨至工書
謚康簡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仁至按察
使皆有賢名昆弟子姓一時之盛江南文獻之家
鮮能儷焉

王晉溪瓊未第時讀書僧舍每夕僧于窻隙窺之
見紅紗燈籠二在公左右若有人持侍者無間夕
心異之公一日回家數日復來僧窺之則無所見
矣明日僧問公回家曾作何陰騭事公曰無僧固
詰之乃曰曾爲某親作一退婚書耳僧曰速改之
當告之故公卽回追前書燬之復來謝僧併詢其

故僧給以無他但觀公神色而知之耳至夕僧復
窺之二燈如故明日始述其事于公曰鬼神不可
欺惡念所當遏也公後必遠大善自愛之後公官
至大司馬冢宰通敏有才略然卒以傾險取敗云
嘉興朱鹵菴先生冕正統間以鄉貢士爲崑山教
諭嚴立條約諸生陞堂衣冠步趨不整亦不貸少
長分坐寄宿號房夜向闌書聲猶相屬先生間挾
一童籠炬扣門與語察勤惰發疑難文字親爲竄
抹諸士化服多至大成時魏文靖孫亘鉉教松江
曹安教亦然一時師儒之盛後世莫能及也

鄒文敏公濟爲庶子日 文廟一夕夢大星墜于
庭明日朝罷問庭臣夜來誰得子者濟奏臣夜來
得一子卽康靖公榦也 上喜卽賜月米一石生
三月夫人入賀 皇太后壽携之入宮 太后親
抱之睡則臥之御床此亦竒遇也後康靖舉進士
累官禮部侍郎一日奏事便殿掩口而對 憲廟
以爲失大臣體欲去之吏部言榦一時過于敬慎
無他罪互調之南京未幾 孝廟踐祚視朝不見
康靖宣問鄒先生安在吏部以南京對卽日召之
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蓋東宮舊僚 孝廟爲

太子時雅敬禮者不久卒于位其始終遭際如榦者不多見焉

吳康齋先生天順初以石亨薦朝廷遣使以詔幣聘之康齋忻然就道其所經處名其橋曰迎恩嶺曰皇華亭曰天使曰集慶曰綵雲又從而歌咏之是雖榮君之召較之不以富貴動心者有間矣及至京授之以宮僚布衣際遇可謂極矣然意猶未愜力辭而歸昔許魯齋應召赴都道謁容城先生先生問曰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容城被召至以爲贊善大夫卽辭去

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康齋之出處爲行道耶爲尊道耶必有能識之者

本朝大臣人物最偉者倪文毅公一人身長八尺體有四乳垂紳正笏望之如神班行中特出一頭四夷朝貢使見之皆嘖嘖仰羨以中國有若人也嘗退食解帶侍吏四人方能圍之厥考文僖公禱于北岳而生故名岳實異人也弘治中位冢宰爲海內具瞻不久卒于官士論惜之予在南都從其嗣子霽得觀公像方面垂胡微鬚爛目見者起敬

霏以爲逼真云

林見素先生雲南長憲時寺有大佛民爲疾病官
事者競鎔金汁澆佛身以祈福庇誣惑成風莫之
能禁見素至卽欲去之一日詣其寺令市人毀其
佛市人惧不敢令皂人毀之皂人亦惧不敢見素
乃自引斧碎佛首衆始從而毀之得黃金數千兩
上之朝後佛亦弗能爲禍也

吉水羅僑正德初官大理評事上疏言 武廟狎
昵羣閹怠棄國事言甚激直自分言入必死乃與
妻子訣別載棺西長安門候進止疏入 上果大

怒下詔獄拷掠幾死削官回籍劉瑾誅詔復原官
辛未五月僑至京到任予時觀政大理僚窠方舉
酒相賀中官張永令人密語僑曰 上閱吏部到
任題本見僑名大罵曰這酸子又來做官作死作
死空自退避僑卽日出城歸宸濠之變倡義勤王
終武廟之世不復用嘉靖初起知金華府終廣東
叅政

劉源清東平人正德甲戌進士知進賢縣政令嚴
肅人不敢犯宸濠之變邑中洵洵謀竄匿源清閉
關下令曰敢逸者斬有家僮欲逃去卽手刃以徇

妻子皆鎖一室積薪其傍竢事急舉火濠遣兵校
婁伯等取印及徵兵源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
防守自是民志始定濠兵不敢東向進賢之首功
也始源清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
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率衆勤王以功累
陞副都御史撫大同坐事閒住今北邊有事若源
清者正宜用之而嫉之者衆惜哉

莆田楊瓚爲考功時方正廉公爲王忠肅公所重
嘗語人曰楊震以却金名世吾竊憾焉舉茂才而
得懷金之人其智或有未盡也却金而存四知之

畏其廉或有未誠也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于大節爲浙江憲使風節甚著素有目疾爲言官
所論遂乞歸藩臬諸僚餞之西湖酒間公自吟曰
別人笑我眼昏花我看孤山定不差今日解官歸
去好綸巾羽扇玩桑麻從容自得無怨尤之意後
復起山東憲長卒于官

朱裳公垂沙河人性廉介一毫不苟取爲御史有
聲擢鞏昌守轉浙憲副左方伯終日蔬食菜羹非
待客未嘗買肉妻子布素親操井臼無異貧民冬
夏惟紗段袍各一無可更換迎父就養同列共製

新衣一襲爲壽父却之蓋其家教如此後爲都御史巡視河南嘉靖己亥章聖梓宮還葬安陸裳迎送過勞得疾道卒時盛暑三日始殮體魄已潰腐矣夫爲廉吏而不獲善終天道果何如哉

衛瑛山西洪洞人成化中以鄉貢士爲真定通判至開封守政尚平易務在安民上官有所求爲者卒不應居官不以妻子自隨歲所得俸皆付庫吏收掌用則取之衣服車馬非敝不更造在任九年陞河南叅政致仕至今汴人稱其廉

余瓚京師人成化中爲真定守政尚嚴明吏民畏

服性簡伉不能下人見巡按御史才再拜而已以故當道咸嫉之他日有劉御史者按真定意欲屈之甫至境得府中投牒人輒持小過笞辱之因以悚瓚瓚聞之笑曰是將賺我也會御史適留河東巡鹽王御史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數日不去瓚乃移文諭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蝗旱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帳之具不無損于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發封相顧失色王卽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亦不能害也其時吾郡守楊承芳所爲政類此一時循吏如

開封守衛瑛岳州守張舉皆廉介著稱嗚呼今不可得而復見之矣

胡宗道鳳翔人弘治中爲襄陽守在任四年有惠政聞母喪卽日徒步出城不假輿馬行李蕭然悲號慘戚感動路人服除補任某處乞老歸旣抵外舍其兄尚在聞其歸怒曰是必敗官而回也不容入門宗道出致仕文憑示之始容入見事兄如嚴父家政秩秩襄人至今稱之若此者其真古人歟

霍兀崖尚書謫正德八年某月廣州守魏廷楫夢府學明倫堂張一燈兩廣山川皆洞照無遺俄頃

十三省山川俱了了在目魏守語人曰府學生員必有發解魁天下者是秋鄉試兀崖果第一明年甲戌會試復第一後議大禮累官至宮僚孤忠峭直天下皆知有兀崖夢不誣矣惜未究其用而遂卒云

安陸李浩天順間以舉人會試下第行橐已盡欲歸不得窘迫無聊一日詣市問卜既得卦卜者問何用浩言欲于某宅賃物作路費何日得歸卜者曰此卦官爻大旺不出五日卽當顯用矣何歸之謀浩自念選期未及從何得官且笑卜者之妄越

三日吏部以急缺科官奏于下第舉人內選補時
下第者俱已出城止浩輩七人赴部選用三人浩
居首授某科給事中累官至都御史人之出處自
有定分如此而卜者之術之神亦不多見也浩乃
予同年黎工侍奭之外祖奭官南通政時每爲予
道之

永嘉黃文簡公淮不數世子孫有以神道碑石鬻
于人者謂買者曰汝買去可解薄用之薄則無人
復買矣華亭錢文通公溥治第役鄉民擔土問土
從何處擔來鄉民曰黃廉使宅基上擔來卽黃翰

有聲永樂間者不數十年宅基已爲人挑毀矣觀此二事則區區爲身後計者當深省云

胡安忠公潑母李夫人夢僧以一桃與之寤而生公髮白數日有僧至其家索觀云見我當笑抱出見僧果笑人問之曰此吾天池高僧後身也言當以笑爲記逾月髮俱黑建文庚辰科舉進士 文皇繼統爲戶科都給事中 上以其忠實命巡行天下觀風俗詢訪人才其實踪跡建文君所在并察人心向背也在外者十餘年窮鄉下邑無不至寓川廣最久聞公曾見建文卒護全之後爲禮部

尚書三十二年我朝大臣久任始終眷注者惟公一人至今其家富盛人以爲厚德之報云

楊邃菴在吏部楊石齋閣老欲援之入閣邃菴致書云內閣之選必由翰林劉瑾變制引用所私至今公論不容執事此舉是欲曹元我也劉宇我也石齋寢其議後在部久乃謀入閣梁厚齋薦于

上詔取之邃菴辭本云內閣之選必春官舊臣翰林碩儒與之先朝薛瑄李賢超格特用以才望迥異而然臣曷敢與二臣班乎有才辯人隨意答述俱能動人類如此

刑部尚書張子麟真定藁城人父名欽初爲倉攢
典爲事問革遂力農一日鋤地見二人一老一幼
青衣負囊如術者流注目視之幼者曰好箇尚書
老者曰好看尚書欽聞之急趨問已不見矣後生
二子長子麒淮安通判次子麟刑部尚書欽八十
受封錦袍玉帶二術士殆異人歟

今上自湖藩入承大統駕至良鄉禮部具儀注差
主事楊應奎進呈云駕至自東華門入直至文華
殿如藩王禮文武百官三疏勸進始登極 上覽
之卽變色曰遺詔卽日遣官迎卽皇帝位如何又

以藩王待我四月二十一日駕至張掖門外止宿
次日由大明門入卽位禮官忤意已基于此矣豈
待稱號而始然哉

仁廟卽位初以繩愆糾繆銀圖書賜蹇忠定夏忠
靖楊文貞楊文敏金文靖五臣論之曰朕有過舉
卽具疏用此封進朕不難于從善也其眷倚之意
至矣 宣廟嗣統又以銀圖書各一賜數老臣文
貞曰楊貞一忠定曰忠厚寬弘忠靖曰含弘貞靖
文敏曰方直剛正胡忠安曰清和恭慎各象其德
此人臣之殊遇帝王之盛舉也故當時諸老盡忠

輔翼海內又安宣德之治號爲至理嗣後不逮焉
至嘉靖中今 皇上寵任內閣輔臣亦各有銀圖
書之賜其將順匡救之道方之前烈何如 睿鑒
之下和正恐莫能匿矣

宋林行已云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
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
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
如山如海則知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
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爲衰亂之時我朝人才一
盛于永樂宣德耆俊如林道同心協海內殷富遐

哉邈乎不可及矣再盛于弘治君明臣良有雍熙
氣象三盛于嘉靖之初元老並出太平可望惜皆
不久于位今在朝君子不特如晨星落落駸駸乎
湍舟霜木矣可勝慨耶

正德辛巳秋太白晝見欽天占云見秦分陝西當
失一大將不一月巡撫許都御史銘散軍士月糧
銀兩舊規每石六錢時關中飢米價騰貴一兩五
六錢易米一石軍士懇告加添許公堅執不許總
兵李隆往見許公議之許公不少易李出語軍士
曰許老爹決不肯加我亦不能回任爾曹爲之衆

軍士遂譟而入亂石將許公捶死置于廳鼓中架薪焚之事聞遣法官往問戮爲首軍士十餘人李問主謀械死于刑曹李正德中統兵勦姚元洞寇縱下暴殺民謠曰莫遇李隆軍寧逢王浩八

姚元

賊首也

見賊猶可生見軍必定殺李之死其亦妄

殺之報歟

蘇州鎮海衛毛翁年八十餘喪子家貧訓蒙自給有星士過其館爲推命云還有二十年蹭蹬交百歲外富貴矣翁笑曰人年八十與死爲隣豈有百歲外尚富貴者乎至九十七而孫禮部尚書文簡

公澄中舉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未幾封修撰弘治十一年建太倉州翁有老官田數十畝在州治前居民爭買爲屋基高價售之得金數百至百十二歲而終此天壤間大異事也

予觀政大理時五月朝命中官張永詣大理會三法司錄囚刑部有二囚一西安府通判一西安府推官皆以阿附劉瑾問擬斬罪先是劉瑾欲于原籍陝西營一第宅撫按承奉檄藩司起造規制宏侈僭擬宮寢瑾誅第宅沒入官二人皆前管工官也故連坐之郎中讀招詞畢永曰二人卑官豈得

輒附奉藩司所委不得不任使耳今陝西左布政使主此事者已陞京堂而委官坐死何以服人蓋指工侍夏昂也時刑書新昌何鑑左憲福建王鼎大卿北京張綸皆侍審聞永言起立拱謝曰公論也二人遂得釋永備儀觀明達有謀不附逆瑾爲賢內侍也

台州推官某父在任愛石梁鴈蕩之勝時出遊覽富家士族爭禮延之守巡官皆以縱父出遊受賂填註考語巡按御史劉魁素著風裁賊吏解組至台召推官問汝父在任時好登覽有此事否推官

免冠謝罪劉曰吾獨取爾也子貪名位而禁父私
衙若牢獄然豈得爲人子乎行文獎之識者嘉某
之能孝而稱劉之知政本也

元宛丘趙天錫舊爲吳掾後官至副總管公差至
吳因訪隣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
問但曰前路吏趙某來望慎毋曰趙總管我朝崑
山余燠故鑷工子洪武初爲吏部尚書造里中人
家必戒其下云第稱余待詔兒子來望勿云官人
二者皆厚德之事視自炫顯以驕鄉人者有
間矣
陸水村爲吏部尚書坐黨宸濠被收以兵部王晉

溪代之晉溪以頻年爲冢宰者多不利命司官將
公座并火房器具通行改作洗滌方到任有揭帖
于堂壁云好做好做莫過莫過待到明年連你三
箇不數月晉溪亦以黨江彬下獄吏部爲六曹之
首自正德庚午尚書張綵黨劉瑾被誅庚辰水村
敗辛巳晉溪敗十年之間凡三見焉果如帖所云
要地豈易居哉

陸機在洛附家問于黃犬郝經羈真州寄帛書于
北雁郭仲賢尹曲阜得家信于鵠鴿夫禽獸能不
負所托如此觀此則蘓武上林之雁容或有之
矣

湘獻王 太祖第十一子能詩善書驍勇有才略
太祖甚愛之封國于荆每潛造戎器 太祖召戒
之洪武末命同楚王平五開蠻親製誥文褒寵及
太祖晏駕頗有它謀一日忽驚報朝廷遣官問罪
乃閉城闔宮自焚烈焰中持鎗策馬而進亦焚死
宮眷官校軍匠死者千數人後遼王徙荆別爲治
第湘府今爲草莽之區予往觀之獐鹿雉兔成羣
而走遼王時往獵焉

荆楚各王支庶若遼之光澤肅寧岷之南渭皆工
詩善書恂恂若儒生而光澤號止菴尤讀書下士

好談時務見時事不可人意輒顰蹙咨嘆諄諄以
守法爲善訓諸子其東平河間之流亞歟使其出
仕亦不失爲賢公卿也

襄之棗陽王佑樾儀觀俊偉世所罕有詩宗曹魏
文法班馬皆蔚然成章樂交賢士予在襄每相接
豪談劇飲終日不厭但性剛恃才後與宗府交構
奪爵悉去故態角巾野服益爲謙抑自稱方城山
人人共惜之

魯府郡王某者年四十無子妾媵甚衆每至它王
府飲宴回輒欷歔流涕家人問其故則曰人皆有

子我獨無也如是者數四一日命家人于空房四
傍積薪如垣次日將府中軍校童僕盡驅出宮門
數重皆兩面鎖之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乃設酒
殿中請母妃上坐已及妃妾皆侍飲半酣起集誥
冊寶玩于庭悉焚之卽入空室裂帛懸之梁出跪
告母妃曰兒不孝天絕兒嗣兒卽死不忍妻妾屬
之他人也乃仗劍驅妃妾二十餘輩俱上縊母妃
固止不得哭聲震天四面舉火然後自經烟焰蔽
空外人欲救不得入母妃匍匐投入火中止餘燬
下一老婢號呼馳入抱持母妃而出其妃以帛斷

墜地奔出然顏面衣裾亦灼爛矣事聞朝廷命官至府詰致變之由并慰安母如此天壤間大異事也若此可謂至愚者矣堯守童賓陽爲予言故記之

南京司禮監太監張公和閩之政和人少給事內庭受學于楊文懿公弘治間理市舶于寧波時文懿已故公至墓舉奠哭盡哀在官十八年見文懿弟侄子姓視如至戚周恤愛護無所不用其情讀書通大義對客言皆忠孝語謙恭好士無巨鎗氣象正德初劉瑾擅權切齒怒之故置之南京內侍

如公者殆不多見其敬師之禮雖吾儕恐不能及焉公嗣孫文仁從予遊故知公爲詳云

吉安范兆祥弘治壬子提學副使黃仲昭小試偶遺之兆祥作一詩上巡按御史云兩泪交流出漢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得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巡按竒其才遂收入試是秋果中第五

嘉靖初吾門友徐仲孚應試于杭寓仙林寺僧樓上一夕獨臥帳內夜分後窻忽自開有二女子入坐兀上仲孚時已寤月色射窻如晝仲孚從帳內窺之見其容甚麗足穿鳳頭鞵敕束不類人間心

知非其人也卽謂曰此非爾可坐宜亟去之女曰
我坐此何與于汝相與抗論者至再仲孚乃起坐
叱之亦不去湖州生員楊瀛者寓樓下楊登樓約
仲孚晨出二女遂逐楊下樓入楊寢所楊少而易
惑遂與之合自是每夕必至不數日楊骨如柴矣
昇歸卒後僧知之云殿後高塚乃宋宮人墓也若
仲孚之不爲所淫亦可見其中之有主矣

成化庚子浙江鄉試填榜第一卷得餘姚王家宰
華時憲長楊公承芳以華儒士抑寘第二而以仁
和李亞卿旻爲榜首明年辛丑王狀元及第至甲

辰科李亦及第一科得二狀元盛矣李公之會試也癸卯冬十二月發舟行至毘陵同行者二人好飲博行與忿爭一人持刃刺之誤中李肩賴皮衣獲無恙李公驚悔卽別二人返舟抵家已歲除矣甲辰新正親友以家貧親老促其行李乃齋沐禱于響卜以決行止是夜行至清和坊北有人唱新狀元花生滿路來者李聞之喜卽治裝初六日方起程二月六日抵京明日赴部投文則席舍圖已掛部中不肯納李公苦告尚書云汝第往觀席舍圖有空處方收汝李亟往觀圖尚缺其一禮部方

爲收卷填圖尚書笑曰那爭你一箇來作狀元耶
是春果及第人之出處分定如此

弘治初

敬皇內宴丘瓊臺以內閣王三原以冢

宰各執已見論坐列遂不相協適御醫劉文泰援
例求進王公不許劉遂疏王公短事時以丘公嗾
之丘且目王公爲好名王不安遂求去物論譁然
有揭詩于午門曰秦檜當年陷岳飛宋家宗社竟
衰微如今丘濬排王恕明主須當早見幾夫丘之
文學在近世亦不易得獨於正人君子頗不相容
如葉文莊陳白沙莊定山皆被詆抑時論以是少

之賀克恭云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遍觀當世無有一能似之者豈
亦有爲而發歟

國朝名臣久任享耆壽者魏文靖公驥九十八王
端毅公恕九十三胡忠安公澂八十九馬端肅公
文升韓忠定公文吳文恪公訥章文懿公懋俱八
十六王文端公直王忠肅公翺王忠毅公驥林文
安公瀚劉忠宣公大夏謝文正公遷俱八十四茲
數公者名位祿壽兼而有之豈易得哉

元史天澤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祖見之驚問曰

卿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涿之故也上曰涿之何爲曰臣覽鏡見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涿之使玄庶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今在朝諸老多涿鬚者非貪戀官祿則求媚嬖妾而已藉是以輸忠報國者幾何人哉

吾邑有陸三者甚狡黠鄉人某有田三畝在其門首歲與佃種入其租陸欲占爲己業某不從弘治五年該造黃冊陸挽出一無賴者作中假寫賣券徑將田收過本戶他日某知之與理論不明訟之縣官拘審陸與中人強執以爲實賣某負屈無可

控訴遂相與詣城隍廟矢諸神陸與中人各矢訖
某曰彼利吾田而身命不顧矣尚可與論曲直哉
卽隱忍棄與之事已各歸陸抵家卽患寒疾未幾
中人亦得疾俱七日卒而某家漸裕諺云暗室虧
心神目如電信夫予聞之朱西村云

沈儒者崇德石門鎮豪惡民也好交結所爲多不
義以此居積致富坐事發問口外爲民旋逃回作
惡如故復利人產謀殺一丐者以害產主事發百
計鑽求以圖釋脫爲郡守鄭鋼杖殺之人人痛快
嘉靖中嘗因母喪致客數郡畢至樓船蔽江樞至

墓所經過橋梁低小礙于行悉拆毀爲之重造喪事日一尚書爲題主一太卿爲祠土皆鄰郡顯宦各得數百金頗爲清議所訾云

弘治中吳下水災民流離萬狀沈石田作水鄉孑子十首云水鄉孑子難存活半去神堂學打吹吹笛會時還打鼓學如不會趁捷旗水鄉孑子求魚活辛苦求來賣又強今歲水鄉魚却少空籃歸去兩床床水鄉孑子無衣著手脚皮皴要忍寒見欠戶傭三十貫阿爺領去賣還官水鄉孑子田無麥趁伴高鄉拾穗頭爛是麩條乾是餅看他人喫口

涎流水鄉孛子無牛放賣不勝錢未有年家裡鬧
嗔閒索飯嫂來聒罵阿哥拳水鄉孛子能辛苦短
小伶仃氣力無五畝薄田春漲裡踏車不轉打嚨
胡水鄉孛子打敖槌手拔茆針強塞飢不見阿娘
教喫飯竈中無火已三時水鄉孛子瘦堅堅趕使
能行使顧錢飢飽趁人顛倒臥也無娘惜與爺憐
水鄉孛子團泥佛俗說團泥雨卽來怕見田淹糧
不准阿公嗔打哭哀哀水鄉孛子最堪嗟自小離
鄉不戀家終日趁娘求活去傍人門戶唱蚕花可
謂曲盡貧民情狀矣

海市之說菽園雜記云惟登萊有之疑以爲蜃氣所致東坡曾禱于海神之廟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得矣遼東志云遼之東南皆海山當夏秋之交時雨旣霽旭日始升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人物掩映馳驟于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故名登萊海市觀此則所謂海市者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特偶然耳開州王崇慶同知登州亦嘗禱于海神求見不得遂作海市辯謂必不可信吾鄉亦近海舊未聞有此邇來海上人見海中城郭樓臺隱隱

浮沈或有黃氣如幄如蓋良久而滅乍浦海中山
傍亦時或有之蓋天地之化山澤之氣變幻無常
不獨登萊爲然並海之地宜皆有之登萊特見之
數耳不可謂其必無是事也

徐天全自金齒回放情湖山日與耆俊遊樂其遊
靈巖山作水龍吟慢一首云佳麗地是吾鄉看東
山更比西山好有罨畫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
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
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
娥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景幾多堪吊香徑

踪消屨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
爲他煩惱是非顛倒嘆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
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
較短論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
杯便捱得到三更乘月歸仙棹此老詞藻俊發意
氣凌轡當官隨試輒效亦奇才也獨於于肅愍事
不能免于公議惜哉

威寧伯王越得罪革爵編戍安陸時作詩云歸去
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
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

誰開平生心事炎如火一夜東風化作灰越跌宕
不羈有才略但附汪直終至于敗不爲清議所與
云

沈石田詩云忙忙展枕逐雞栖碌碌梳頭雞又啼
傀儡不曾知自假髑髏方始笑人迷昨朝清髮今
朝雪滿眼黃金轉眼泥輸我一尊酬見在有詩還
向醉時題又一詩不知誰所作云坐對湖山酒一
觴醒時歌飲醉時狂丹砂不是千年藥白日難消
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爲誰忙得些
好處且爲樂光景無多易散場二詩格調皆同可

謂達矣營營名利老死不悟者亦獨何哉

石田詩云揮金買笑逞豪英自媿當初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裡桃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閒趯倒戲兒棚足爲少年蕩子之戒

牢落西南四十秋歸來華髮已盈頭乾坤有夢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官前雲氣暗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世傳爲建文君出亡西蜀時所作未知是否但悲傷感慨之情猶有官家氣象恐它人不能道也

許忠節公之死名公士夫挽詩甚多惟王浚川南
昌行一篇爲激烈云豫章妖星入太白飛入勾陳
闕光赤欽天博士不敢奏遠臣見之空嘖嘖周公
卜鼎八百春漢代規模遠過秦山東諸侯自破滅
淮王雞犬安能神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謾
新莽慶陽鄙夫稱雄特學得兵書翻助賊南風不
競北人力東門黃犬嗟何及君不見河南許汝登
皎皎真丈夫口中舌可斷萬歲不肯呼匣裡寶刀
光電電梅不先發梟賊顛報國心切不言苦甘死
寧能效囚虜已拚魂作太湖雲何惜血染洪州土

黃霾塞天白日昏長風翻江帝心怒鄱陽未接勤
王師坐令狂奴氣先沮汝登汝登振古豪吞聲苟
免蜉蝣曹

中山狼傳世傳爲故城馬中錫所作大旨謂施恩
于人人不惟不之報而反仇之詞意憤激亦足以
警世正德中流賊起河朔勢甚猖獗朝廷以中錫
素有才望命以都御史督大軍往平之委任重矣
中錫抵家遷延觀望受賊厚賂不速進兵以致賊
肆意屠掠如入無人之境禍延列省跡其所爲忍
心負國與狼何異中錫坐是死于獄君子不以言

取人觀此益信

杭之富陽產茶并鱗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乃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富陽山何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頽江不枯吾民何以甦邦奇關中人剛方執法爲鎮守中官劾去後復起官至都御史是詩杭人至今傳誦之

海昌朱銓妻范氏夫亡剪髮自守年踰八十姑蘇

王渙吾郡判也爲作剪髮賦云云思是身不可以
再辱猶吾髮不可以再續乃入錦幃握絲一束乃
引金刀矢天三囑謂生斯者父母而結斯者夫子
垂地覆面痛裂骨髓以心比髮以髮代死長縷斷
兮雲散綠泪血濺兮刃痕紫掩鏡擲髮抱節沒齒
非李姝之委地而自嘆家亡非玉環之剪獻而竊
希寵旨壯矣此髮昔青今白對孤影而謝以膏以
沐歷八旬而匪一朝一夕冰炭在心雪霜在額誰
謂髮柔堅兮礪石誰謂髮短節兮千尺是髮之裂
古有所似爲竇氏女鼻爲王凝妻臂又似忠臣有

死無二爲常山舌爲吳門背爲王子心爲文山髓
於乎噫嘻有節者無髮而有光無節者有髮而無
義懷彼二心而不如婦人者當如王旦之削去何
高弁峩冠而擁位

此波不知東奔幾千百里此柱不知中立幾千百
世非此波無以表此柱之壯非此柱無以障此波
之靡其在人也達而爲抑洪水驅猛獸之大禹周
公窮而爲作春秋距楊墨之孔子孟子又達而爲
掃俗學挽正傳之程子朱子其不幸也爲二十四
郡之斫舌漁陽三百年之風沙燕市嗚呼此其所

以爲中流砥柱也歟

右中流砥柱贊不知何人所作一云西涯一云
邃菴未知孰是

元劉靜修作白鴈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
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
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畱殘萬里江湖夜瀟
灑佇看春水鴈來還蓋詠元室興王平宋之次第
也輟畊錄玉堂嘉話云宋未下時江南謠曰江南
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乃知指伯
顏行師也靜修云白鴈豈亦指伯顏歟

王振死土木錢學士溥爲撰葬銘稱其忠烈陸式齋詩云王闔素稱慧輕生恐如此史官忠烈銘千載孰非是劉瑾作玄明宮李閣老東陽爲作碑記頌其功勲李空同詩云峩碑照輝頌何事一謏死後一謏生時同歸于失言矣其能免後世之誚乎元胡石塘先生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定請作乃父葬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宦官作葬誌耶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親友咸勸受之先生却愈堅賢於錢李遠矣

杭州西湖諸山如飛來峰三天竺烟霞石屋虎跑

諸處巖洞幽絕實東南勝地元僧楊璉真伽乃于各處鑿成觀音羅漢像以千百計又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乃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爲補之開化方豪題其上云飛來峰天竒也自楊總統鑄之天竒鑿矣叔明畫人竒也自遜齋子補之人竒損矣此二者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也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爲時傳誦未幾寺被回祿盡皆燬惜哉方號棠陵予鄉同年也自刑部主事出爲湖廣臬僉云

今人于人之嚴肅難犯者則稱之曰是包待制曰

包龍圖于人之清狷有守者則稱之曰趙清獻公
于人之秉禮嗜古者則稱之曰假司馬溫公于
人之峻來扇去言行反覆者則目之曰湯思退于
人之瞞心昧已挾詐欺人者則目之曰賈似道夫
人立身于千載之前而好惡定于千載之後可不知
所自處哉

西涯久在內閣務爲循默又不引去一日有士人
入謁晉詩而去云高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
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出
見之甚加歎賞卽令人追之不及矣不久遂請老

西涯長沙人故云湘江

國朝中三元者金谿吳公伯宗淳安商文毅公輅
今人但知商公爲三元而不知伯宗之爲三元豈
世遠人亡知之者少耶伯宗洪武四年及第官至
武英殿大學士剛直有學其人品恐不在商公之
下

新淦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淦村塾見
案上對一聯云墨落盃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
枕上半輪殘月照玻璃問誰所對學子不荅固詰
之乃曰家母公大驚異後朝廷欲選一女學師時

公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中數年一日題老婦牧牛圖云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 宣廟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爲夫人厚賚而遣之

何烈女泗州人早喪父值歲荒其母鬻之娼家及長色艷絕人娼欲以事巨商徼厚利女泣不從及期迫之女引刀自斃藁葬之淮之浦浦弘治末淮大旱禱雨無徵父老抗言冤氣所致太守王某爲改葬天乃大雨三日立祠府治之東正德初推官馬駸復請于朝立祠墓左樹碣表之丁卯冬予會

試北上過淮謁焉祠方落成

正德辛未五月流賊擁衆入潞州西火鎮大肆焚掠趙氏女名小悶兒年二十一獲之上馬女乃自投于地大呼曰我良家子卽死誓不受辱賊悅其色復挾之上馬女復自投如是者三賊乃射其目斷其右臂以死原氏女名燕菊年十八與隣人焦相妻程氏同匿土穴中爲賊所覺曳出欲犯之女罵曰我家爲汝賊所破我父母兄弟爲汝賊驅迫今不知其處恨不噬汝肉萬塊可從汝以苟生耶罵不絕口賊怒亂刺殺之程氏時年二十七亦忿

罵曰我有夫寧死不從汝賊見其清粹不忍害以
刃恐之程愈忿愈罵賊怒就地曳之百餘步皮肉
皆傷罵不絕亦殺之平氏婦年二十餘與夫王川
避之山谷間顛沛相失爲賊所得賊見其少麗驅
至鎮置諸民舍欲犯之平度不能脫亟抱幼兒赴
井死予僚友申綸廷言時爲潞守爲予詳言之噫
西火一小鎮耳非聲名文物之都也而四婦女者
視死如歸凜不可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夫
海昌朱靜菴司訓周汝航之妻也出自名族博學
能詩有聲成化弘治間若古樂府長歌短章皆有

古人矩度絕無纖麗脂粉之氣有靜菴集藏于家平生婦德冰清玉潔朱淑貞李易安不足多也

桐城陶氏有四節婦國初陶鏞戍大寧沒子繼方周歲妻鍾氏年二十五負夫骸骨及繼走數千里還葬于鄉剪髮自誓孀居五十七年年八十二而卒繼亦蚤世妻方氏年二十七誓死養姑撫其子亮讀書中景泰癸酉鄉試卒于太學亮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年二十二皆無子嗣相依紡績給日終身不改圖成化末事聞詔樹四節坊旌其閭予豐厓兄典教桐城有詩云想得黃泉見夫日婦

姑妻妾總無慚蓋世所罕見後陶竟絕嗣云

吾鄉張方洲先生無子妾甚多有二侍婢一高氏
名寒香一李氏名晚翠先生卒時二婢方及笄服
既除諸妾憐其少欲遣歸他適二婢知之言母輩
能守節吾二人獨不能守乎遂詣先生靈幄相向
大哭各剪其髮以誓無二嚙清茹苦垂四十年有
司以聞詔旌爲雙節士夫題詠甚多獨雪江二絕
爲勝云交剪雲鬟報主恩鏡臺花落洗頭盆同心
待死方洲上霜月寥寥夜到門縞素沈沈抱所天
死心已在剪刀前主家樓上孤燈泪同灑秋風四

十年

向烈婦名月粧王氏女向升之妻也年十六歸升甫一年而升卒婦大慟殞地幾死設一榻柩傍朝夕坐臥其上時覽鏡曰人言女子頸長者傷三夫吾其可三夫乎欲縊者屢爲姑所止日以針工自遣間日一市肉奉其姑而已自升卒卽不復茹葷姑閱婦少欲奪其志號泣引斧斷足以誓不再又爲姑所止居一年姑欲以從子某來後升婦念子止少六歲况以叔爲子焉能混處乃決意求死至晚伺姑寢沐浴整衣縊于柩側時嘉靖戊戌冬十

一月五日也年十八升卒時以一汗悅遺婦曰汝
不吾忘見此卽見吾也婦得悅朝夕玩視瀕死不
去手焉婦性聰慧幼讀書通大義時時吟咏旣卒
姑于櫛笥檢得手書數詩皆自傷其命薄有誓死
不二之志聞者憐之今錄其一二云孤燈一殘照
空房四壁蛩聲寸斷腸休怨淒涼眼前事自燒前
世斷頭香平生節孝兩無成遺笑人間作話名寄
語湘君賢姊妹東風回首莫關情弘治初有姚節
婦方洲先生爲立傳至是五十年又見向婦吾豐
厓長公爲作傳皆所謂疾風勁草大有關于世教

者歟

國初濟南張節婦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戍于閩未幾午卒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若許妾見夫骨雖寒甚當不死臥踰月猶生鄉人異之爲聞于官給路引遣之間關至戍所零猶在問夫葬地榛莽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骨所在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骨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膏已而果然乃抱

持而哭官司義之復其役使零扶歸濟南噫世之婦以節名者多矣苦心苦行未有如張者其獨行之儔歟事見潛溪集

吾鄉景泰天順間有張澤民者居董家巷西家僅溫飽瀟灑好事略知文墨嘗理小舟具琴書茶灶一蒼頭舉棹隨意所之遇清絕處卽樹陰下橫琴自鼓興味翛然嘗折梅一枝貯瓶內命童子捧之訪天寧瑯僧童子上月臺失脚碎其瓶徐顧曰興已盡矣卽返步家有問月樓時與鄉彥李孟璿陸順德蘇雪溪雲壑輩觴詠其上如澤民者今不可

得而見之矣

吾鄉童景文先生名輝性至孝家甚窶奉其父朝夕甘旨不缺冬夏衣必輕煖已則粗衣糲飯誦讀不輟父顏色稍不悅卽長跪請責父亦嚴毅不少恕白首猶然人稱爲童孝子督學憲臣臨郡考試景文行至中途見漁者網得鮮鱗曰此可奉吾父也卽以行纏易之徒步携歸烹以供父然後赴試學師責其後至弗恤也景文子顏亦苦學嘗走閩中講禮于劉子賢動循矩矱一日久雨顏其垣父命顏葺之顏趨少緩父呼景文跪曰顏不承祖命

是誰之愆景文伏地請責父杖之起率顏手完之
家庭之間儼然若公府今不可復得矣後父年八
十餘卒予猶及見之景文以貢遙授鎮江府經歷
亦八十餘卒顏不底于成亦卒于姓凋零孝友之
家弗昌厥後何哉

予外祖王翁名賓字本敬號貧樂家頗裕性豪邁
倜儻隣里皆敬畏之然好文事樂交賢達鄉先生
張方洲陳友雲皆與友善先母宜人其次女也翁
最愛之弟名忠字本誠號就蘭讀書通大義性坦
直不事生產雖窶空亦怡然無求存心作事一以

天理爲主方洲尤敬愛之三子長佩號杏庄能醫
次儀號古鐵善金蘭墨竹著名江湖親喪廬墓絕
飲得疾卒人稱其孝季仵號犢舟能草書喜吟咏
有巧思製作精妙良工殆不能過焉

予岳翁姓張名彥昇字景初族大而饒于貲兄弟
五人翁最少所居去寒舍甚邇翁季女少時相者
見之言後當大貴時予年十一二每出入里間翁
必愛而禮之卒擇予爲婿愛踰諸子旦暮戒勉務
底予于成繼室張亦禮重予予官沔陽翁送之任
暨予轉官南都爲正德丙子是冬翁夫婦一月俱

殂後被回祿廬舍一空諸孤伶仃嘉靖癸未予轉襄陽歸省始克葬二柩于其先塋翁雖居闒闡服賈事質直好義人有過面折之見賢士夫極加禮敬鄉里多歸重焉壽止六十有六若翁者不可多得矣今予妻亦下世子俱不振歲時伏臘予必爲位祀之如其先感念今昔不覺泪涕之交零也

長興徐子南丙與予同鄉舉復同舟會試爲人內剛外和意氣慷慨以同姓乃結爲兄弟予長二年子南以兄事之子亦直呼子南爲弟後中乙榜教醴陵六合丞太學教授松江尹永新回翔仕途者

近三十年與予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同胞莫過仕途中不知其非親昆季也初字邦明因子字從子乃改字子南號半溪世居長興在六合時佳靈岩山水之勝遂卜居父母因遷葬焉子熊徵游六庠予生平友如子南者自謂庶幾無愧古人久要者矣今俱歸林下各天一方不得時相會晤每一思之便欲泪下吾子孫其無忘世講焉

弘治辛酉三月巡按御史永州陳銓按郡堂試子夜夢一老人告予曰德裕以大義謀國事汝知之乎予知爲司馬公論濰州之議應曰知之老人復

曰須要作得好詰旦將入院予與東溪豐厓二兄語所夢皆曰得無出是題乎少頃就試論題乃牛李是非得失何如越二日唱名發落豐兄第三子第六溪兄第七俱在優等是歲吾邑應試者四十二人陳公詢知爲昆季甚喜之

正德丁卯元夜先母宜人夢方洲先生緋袍金帶過寒家問予在否先母出見荅曰少出矣先生徑入予寢室解袍帶置于牀出曰吾冠帶已付三郎矣遂去明晨先母語豐厓兄以所夢兄卽往學宮觀題名先生中正統丁卯鄉試歸告先母甚爲予

喜之及秋予果中式先生仕至知府成化丙戌解官予亦至知府嘉靖丙戌致仕中間履歷雖不同而功名始終一無所爽其亦異乎

正德庚子冬會試北上予與潘惟遠鍾彥材同舟至白洋河見流賊沿途劫殺心甚憂慄曰功名有分脫犯不測柰何欲返者屢二友曰行已至此盍禱以決至濟寧夜予三人卽船頭焚香告天乞夢是夜予夢至一境山明水秀云是鳳陽見一宮殿朱門半掩人曰此鬼樂殿也三人卽入觀玉階金闕極爲宏麗登殿見一塑像高丈許冠皮弁服葱

白袍西向坐予曰此高皇帝像也卽借二友四拜扣頭二友起退予曰臣當八拜復四拜訖像掀髯降座掖予起殿上八音並作耳所未嘗聞者旣覺問二友皆云無夢予以夢告之二友曰子決中矣卽行無疑至京入試終場策首問高皇帝龍飛鳳陽事及傳臚前後八拜殿上奏中和樂宛若夢中所聞精誠感通信乎有神也

正德辛未會試初場出夜夢李西涯劉野亭二閣老携酒果過舍下稱賀先君出迓旣入二公上坐先君對席予侍飲飲畢西涯出一扇授予予誦袁

宏荅謝安之言謝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是歲
野亭會試主考西涯 廷試讀卷予爲二公所取
八月開選授沔陽知州贈扇卽作郡之兆功名有
大數存焉豈可得而妄干之哉

予登第之八月授沔陽知州九峯孫先生時爲戶
部尚書卽來訪予出見坐定先生曰閣下釋褐初
授卽爲大夫專理一郡榮矣慎毋懷歎予曰豈敢
但恐弗能勝任耳願聞教先生曰初蒞官不可便
望陞望陞則無心做好官矣又曰初要嚴不可寬
縱一年後法立令行民不敢犯然後漸寬則民知

感若下車就從寬則事弛民玩後欲復嚴無及矣
又曰吾弟某在家專于隣近州縣有所求爲閣下
到任彼必來見幸峻拒之勿以吾故縱令壞事也
領檄後與趙漸齋同舟行至臨清適二泉邵先生
督餉駐此予二人鄉舉時二泉以右轄提調甚見
愛造謁二泉曰昨見高中甚喜今又做官矣進士
初做官外任更歷民事後來大有受用吾亦初授
許州八年始得遷轉不可便望陞也又曰慎毋以
土宜餽人明年二月予至沔沔去華容隔江耳予
以少儀遣吏候問東山劉先生先生出見吏與之

坐而問賜之酒食瀕行出謝牘授吏曰吾老不能書命小孫代筆歸語爾主居官之道潔已愛民勤政事敬上司四者兼盡賢譽出矣不要好名好名最大壞事三先生引掖後進言皆諄切至今可想媿予疎庸不學無所成就有負教愛多矣林泉無事偶一錄之以識不忘

予觀政大理時以八月得選同年太倉何璧相與甚厚一日謂予曰聞吏部取選止于年兄例得作州吾太倉缺守且與貴鄉密邇可計而得予謝之他日復以爲言予又謝之乃拉施西亭聘之以強

予予曰榮辱有命食祿有方况筮仕之初決不爲此聘之深然之已而得沔陽

同年何文徵璧容貌俊偉詞藻清麗嘗以翰林自許及選庶吉士不得心已怏怏繼聞選科道自謂以貌以年可必得矣及選復不得以名在二甲部屬之選其所不屑者及選部屬又不得遂出知開州州當流賊擾攘用兵之際文徵抵任十餘日以糧草不繼爲巡撫都憲甯杲所責憤怒遂得心疾家人環守終日僚佐百方療治越兩月稍知人事乃命家人回取家眷時母年幾八十繼室方二十

餘且無子既至任出見母妻悲泣慰問如平時家人不復虞有他故至晚膳罷乃自縊于一室噫文徵氣豪自負既登第卽欲躋華履要一拂意遂恚憤以死不足悲也獨其母妻無托予在沔時亦嘗周之此可爲妄意不知命者之戒

襄陽撫民憲副王佩字朝鳴四川南充人正德戊辰進士舊爲南道御史恃才負氣城府凜然與襄守撫州吳華不相能予至襄頗爲降意有大事必商確而後行每稱予直諒可與乙酉秋九月往安陸回中途值風雨又以久不調心甚怏怏十九日

至司是晚予夢王深衣幅巾造予廨舍再拜言曰
將歸故鄉特來別君幸終愛之予覺而驚異黎明
吏報王公已中風矣予亟入視已不能言卽爲經
紀後事棺斂之具悉從厚越六日遂卒王爲人深
刻不悅者衆率謂其愛錢然實無所有也其母妻
出拜泣曰使遇前守吳公豈得送終如此之厚是
兒不幸中之大幸也予復聞諸當道厚賻以歸其
喪子台舉人亦早世

襄陽守判周全貴溪人監司檄署棗陽縣事去兩
月子婦笄年甚美有一少年日夕來調戲婦輒昏

亂與合每夜分卽至如是者半月夫固同寢不知後亦微覺及欲拘執則不見矣婦面色漸黃痿姑詰其故婦不能隱姑曰妖也乃召術者百方驅之無驗每夕姑率家人婦女入伴妖畧不畏避至見形作聲云何物微術乃欲驅我乎兩月餘婦益尪羸家人驚惶無措一夕其姑夢其先翁曰此事須告太府方有處翼旦令家人來見述夢懇乞予亦不知所謂是日偶出鐵佛寺訪客左右言寺中有張道士者北京人能驅妖恠予亟召見之修髯白面年已七十如壯夫然予語之故道士曰去之不

難卽延入周解書符設法仗劍入房久之出曰是妖當在城西五里外今除之矣後果不復來過半月姑率其婦來謝先室見之婦顏色如舊只此一事其姑之夢之異道士之術之神皆可紀云

予守襄之明年爲嘉靖甲申夏大旱予率僚屬禱雨數日不得耆民言萬山有龍潭去府七八里必禱于此方可得雨予乃徒步往求之旣拜耆民以虎骨投之予卽返至府大雨如注頃刻沾足甚異之後見松人談其先達孫衍爲延平守時弘治辛酉夏亦大旱衍禱于龍潭正拜伏時民投以虎頭

龍卽起暴雨大至官吏不能避衍及知縣皆死禱
雨用虎骨此理殆不可曉或謂龍陽物虎陰物亦
陰陽感觸而然又有謂龍神物也極畏穢不特虎
骨可致雨牛馬人骨投之亦起雨可立致未知然
否禱雨者宜防之

予過江西崇仁山中將憇一寺中午餉有平巾青
衣者十數輩跪道左稱和尚迎接予甚訝之問左
右曰此間寺俱有田村中人投爲僧承種田地辦
納糧差名碁碁僧不披剃不焚修居宿外宅佛像
殿宇輪守修葺而已予且飯且吟云四面山光遶

寺門田園耕鑿別乾坤寺僧猶喜如人類高帽長
衫髮不髡使天下寺僧皆如此則斯教可不除而
漸滅矣後見輟耕錄載唐鄭熊雜記云廣中僧有
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寺
僧有妻曰梵嫂其曰火宅卽今稱道士有妻者爲
火居也

予在南兵時吾浙一僚與江右一僚各論本省人
才江右者證以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說以
爲江優于浙爭辯不已予曰二君且休聽予數之
吾浙入國朝來太祖開基運籌帷幄佐成大業

則劉誠意爲謀臣之首論思侍從黼黻皇猷則宋
潛溪爲儒臣之首建文之難方正學爲忠臣之首
已巳之變于少保爲功臣之首宸濠之叛孫忠烈
首輸忠盡節王陽明首倡義戡亂 今皇上入承
大統張羅峰首建議以成大禮功業文章節義傑
然爲列省之冠江右人才雖盛皆當讓一頭地衆
僚翕然服其當云

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
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
懸予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

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
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
類 永樂六年蘇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爲祥瑞
奏聞者 文廟勅守臣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
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窻隙中影
隨天光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
觀之塔影果爲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朕已
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
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
辜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省之無蹈前非

聖明哉

正德丁丑春予奉迎先父母就養于南都時車駕主事徐文明晉乃翁八十二歲武選郎中湯引之繼文乃翁六十六職方主事顧英玉璉乃翁五十八武庫郎中歐陽崇道鐸乃翁六十四考功主事王汝和鑾乃翁七十五御史王士招以旂乃翁六十八先公七十六七人者惟歐顧爲同僚餘皆同年家也文明乃首治具于靈谷寺邀諸老出遊繼而各設一席報恩天界高座清涼雞鳴諸勝處無不至予輩皆從之諸老皆已受封錦衣烏帽丹顏

白髮或乘肩輿或跨欵段陟降陵谷宛若神仙亦
一時之良會也南都人談爲盛事不數年諸老相
繼謝世後文明止青州守引之止湖廣憲副汝和
止文選員外俱卒于官文明引之家俱貧子俱不
振汝和一子已鄉舉英玉止河南僉事予止襄守
皆落莫苟延惟崇道至吏侍士招至兵書屈指二
十餘年存沒升沉迥然各異追惟往事若一大夢
人生良晤豈易得哉

予守沔時過范漑關舊有解珮亭云卽鄭交甫南
遊漢臯遇二女解珮珠贈交甫處及守襄襄城西

亦有解珮諸志亦云然未知孰是沔有滄浪村在
州城東又有濯纓鋪爲屈原旣放逢漁父處襄之
均州北亦有滄浪水州東半山有滄浪亭予嘗登
焉蓋漾水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隨地得
名故漢自漢中來經鄖襄安沔至大別山入江曰
漢中漢津漢江漢臯漢口漢川漢陽皆漢所經歷
地而滄浪卽其水非別有所謂滄浪者但屈原時
沔爲雲夢地去湘潭爲近楚居郢卽今安陸州旣
放則從而南也若襄在郢北去湘潭益遠不應遡
洄而上予謂沔之滄浪爲近是云

沔水在褒城縣南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
褒水又東至南鄭入漢水漢志沔漢一水二名故
漢中府有沔縣舊亦爲沔陽縣爲沔州湖廣之沔
周地圖夏水合諸水同入漢自漢入瀘名七里沔
故東晉爲沔陽郡隋爲沔州唐宋爲汶州今改爲
沔陽州二沔相去幾三千里

孔明躬耕之地實在隆中去襄陽城西三十里羣
山中惟此隆然最高故朱子綱目大書劉備見諸
葛亮于隆中是也漢時襄屬南陽郡三國魏始置
襄陽郡故今南陽府亦有卧龍岡一統志備載爲

孔明隱處之地蓋因躬耕南陽之說而云爾其實則在隆中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今襄陽城北有故鄧城去隆中不遠故云

龐德公宅在襄城東南鹿門山中今爲鹿門寺嘉靖乙酉巡按御史東萊王秀命建三高祠于寺後山上祀德公及孟浩然皮日休鄭伯興有記予謂德公隱德尚矣誠宜祀之浩然文質傑美流風尚存或可配食至日休事黃巢與沈雲翔裴渥同爲翰林學士甘汚 偽職胡可與德公並列哉不知

當時何見而取之也

謝公巖在峴山之麓晉謝希逸遊此故名巖東復有一巖差小予作亭其上名曰少岩景致幽絕政暇時拉僚佐出遊命何孝子繼宗守之予有記

大堤在府城西舊疑遊冶之地故古樂府有大堤曲張柬之詞云南國多佳人莫如大堤女詩漢有游女蓋其地也今府城西門外堤上襄藩樂戶居之不下數千士人商賈南北行者必假宿焉每旦妓人盛飾百十爲羣俱從浮橋步至樊城酒館至暮挾客以歸猶有大堤之遺風焉

襄陽名勝之地多古公侯將相墳墓予初至郡城見城垣街衢并民間墻壁皆花紋古甃甃成者詢之知爲墓磚襄人多喜發掘雖平地無封識者亦能探知其下有墓掘之或一丈或二丈初蓋不止利其磚耳發其磚盜其物則棄毀其骸骨間有千百年後形體尚存者澆無碑誌雖有亦將沉匿之何不幸如此曾聞棗陽人發一墓其尸甚長如黑漆者槨中赤方金長不及一寸濶三分填塞尸下者數升盜取其金棄尸于江云漢岑彭之塚予親見其金後訪盜者不可得襄中習以爲常雖士夫

之家時復爲此無所忌憚予嚴加禁捕諭恐此俗
終不能易也



談 墅

撰 侍 胡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墅談一卷

關西蒙泉胡侍

祖母綠

祖母綠即元人所謂助木刺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綠其價極貴而大者尤罕得聞成化間官裏以銀數千兩買得重四五兩者一塊以爲希世之寶近籍關奴錢寧私藏有祖母綠佛一座重數斤內帑所無

積書

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

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頗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亦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爲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徃徃束置度閣以飽蠹魚既不觸目又不假人至有畀之竈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魚也

死訴

會稽志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浸冢宅有千餘人詣闕訴臻坐棄市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檢會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頃北虜內侵邊將欲掄喪衄之罪乃盡斫新葬者之元或掩殺途旅及虜中

逃回生口以充虜級又苛酷之吏殺人以挺與政動逾千百然皆擁節橫金居然無恙豈昔之鬼靈於今抑今之鬼怯於昔邪

四水潛夫

武林舊事但云四水潛夫輯不著名氏余考齊東野語乃知卽周密也密之先歷城人宋南渡徙吳興居弁山之陽號弁陽翁宋亡乃著武林舊事以寓黍離之意故不敢著其名氏而易其號曰四水潛夫吳興有霅溪蓋合四水而爲一云

胡子崖聖泉

四川志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爲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云婆婆齋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至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於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即止至今如常宋王鞏聞見雜錄云夔峽將及灩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

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於是出矣右
二事正同又皆在蜀地

水君

松漠記聞云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見金龍以爪托
一嬰兒雖爲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
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
蟾蜍凡三時方没余按崔豹古今注云水君狀如人
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
人於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
口鼻與人不異爾良久乃入水中然則熙州所見或

者其水君乎

水異

句容縣半湯湖其水同一壑半冷半熱熱可淪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石陽縣有井水半清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幕其上一竅汲以造饒一竅汲以爲染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恒山有雙龍泉相去僅丈許一甚甘一甚苦已上足見造化萬殊之妙

長城之始

世謂秦始皇初築長城非也秦昭襄王滅義渠始於

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昭王破東胡卻地千里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皆始皇前

異酒

山海經樛汁甘爲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樛酒烏丸有東墻酒交州有椰子酒大宛有葡萄酒南蠻有檳榔酒真蠟有朋芽四酒辰溪有釣藤酒赤土國有甘蔗酒韃靼有馬湏酒烏孫國有青田核頓遜國有酒樹又有安石榴酒波斯國有三勒漿酒訶陵國以柳花椰子爲酒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

瓜根酒皆不假麩米而成

弟事兄禮

楊椿及弟津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椿不命坐
津不敢坐崔孝暉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
孝芬不命則不敢也司馬溫公於兄伯康奉之如嚴
父竇儀尚書每對賓客卽其弟二侍郎三起居四參
政五補闕皆侍立焉今世弟之於兄多不肯下並坐
並行恬不爲異此倫殆於廢矣可勝歎哉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卽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滎陽

潁川宋有干犖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
虞字韻淳于鮮于之于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
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湜所以歎其
無辯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
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
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世
士夫讀作于寶者尚多有之獨不愧於斯吏乎干寶
所著又有干子十卷

陸玩鄭祭

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爲三公天下無人矣鄭祭拜相曰歇後鄭五爲宰相天下事可知矣世有庸才據顯位而揚揚自居恬不色愧遂謂天下真皆莫已若者則又二子之罪人也

耳字事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至畀耳之谿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朝野僉載云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圖乃首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又虎名李耳四耳字事韻府羣玉耳字下皆不載知其他遺脫多矣

江黃人魚

洽聞記云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簍潮出
簍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沙
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簍潮來今當去徂
異志云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
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亂肘微有紅鬣查命水
工以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
手感舞而没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
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

封肉芝

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徐績廷評監廬州稅河次得一
小兒手無血懼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神
仙感遇記云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
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肉芝也又二物形狀既同
不知何以別其爲封與肉芝也

玄鶴

崔豹古今注云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
玄鶴今平涼崆峒山有阜鶴洞洞中有七玄鶴相傳
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

聖談一卷完